

新明治
史記評林

卷之二十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五
函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一	一	漢
九	五	三	書
函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3
冊數	36 (16)	
函號	279	37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九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河渠書第七

按此書初秦
夏禹治水之
源流次言秦
漢治渠之利
代書以知歷
載舟泥行昭
山行印橋
徐廣曰橋近
遙反一作橋
陸行乘車水
行

抑也洪也水
滔天故禹過
之令害也
索隱曰
抑音億

又高子絕反
與音同以別
九州隨山浚
川任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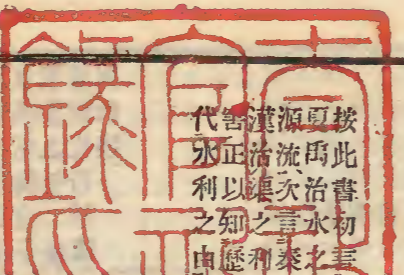
貢通九道陂
九澤正義曰
顏師古云通
九度九山

山澤所生田
洛反釋名云
山者產也治
水以志九州
然河

留衍溢害中
國也尤甚唯
是為務故道
河自積

石歷龍門正
義曰在同州
韓城縣北南
到華陰正

更名華陰秦
漢高帝改曰
華陰也東下
砥柱正義曰
底柱山



茅坤曰昔河
渠并天名川
文辭經緯可
睹原自吐蕃
西郡有泉百
餘泓若星宿
海自此東

易之之渤北民
地業海放居
此不將大以
策較尺千曠
亦寸載入地

主簿刺北而者江神遂死華陽國此渠皆可行舟有餘
則用溉澆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
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
豹引漳水溉鄴正義曰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在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按力黃鹿谷二山壯鹿也鄴相州之縣也以富魏之河內
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如淳曰韓之息秦伐乃使水工鄭國治水故曰水工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鄜口為渠索隱曰小顏云鑿山之東中山是也鄜至也鄜口即谷口郊志所謂塞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在中一名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穫亦名鄜在涇陽北城外也鄜至也至渠首起雲陽縣西南今二十五里竝北山東注洛徐廣曰出馮翊懷德縣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

稻曰公
亦穿白
溼於何
田於何
陽谷口
在渠在
後師古
作謂用
道而事
也而事
焦竝曰
渠今江
多患鮮
安流嘗
之壞由
修壞言
論斯言
今袁黃
縣開封
又曰鄆
二名曰
十府開
里開子
古州在
今城南
今南大

臣為閭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溝洫志鄭國代之功是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索隱曰溉音古代反澤一作為音昔本或作斤則如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正義曰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千里隄在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正義曰括地志云鉅野縣東北大澤是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郿索隱曰郿音輸也○正義曰郿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郿無水菑邑具州縣也

河決惟此為甚
不效後武親
臨沈璧馬以
群臣將軍以
親負薪土以
之袁黃曰漢
祖運山中東
以給十萬石
過通城南夷
帝通城南夷
朝甚遠其臣
引渭入關其
川粟多既增
餘萬石後又
百六萬石故
法黃洪不講
讀河渠書曰
豹引渠而開
邑大治鄭而
野于李中國
離確于成都
番

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疆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名也。小顏云。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悉發卒。徐廣曰。一。數萬人。穿渠。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

係引汾水于蒲
坂鄭安莊通渠
于首于馮翊前
龍首之述蓋有足
人之大其天而下
之多因耳勢而
利道之

業又新習于古云越
故至未水田也

漕從山東西。徒。索隱曰。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正義曰。括地志云。汾水源出嵐。北入至絳州。蒲州。入河也。溉皮氏汾陰下。正義曰。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故城名。殷湯城在蒲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是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韋昭曰。壩音而。緣反。謂緣河邊。民芟牧其中耳。索隱曰。芟。乾草也。謂民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淳如。

史記卷之九十九 河渠書

按此限字正與上文字同
與上文字同
之無所阻
言蓋雖者
多敗亡者

既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索隱曰其田
既海越人徙居者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少府
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韋昭曰褒中縣也斜
斜二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山褒城縣北五十
里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九十八里衛嶺山與褒水同源而
派流漢書溝洫志褒水通沔斜水通渭及漕事下御史
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正義曰括地志
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
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
以行船漕漕從南陽正義曰南陽縣今鄧州也上沔入褒
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
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正義曰限之
謂河南之東山南之東及江南淮南皆經
砥柱主運今並從沔便於三門之漕也便於砥柱之
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

按詩云女子
善懷善猶多
也

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
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廣曰湍字不可
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本臨
城民願穿洛以溉重泉正義曰洛漆沮水也括地志
東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亦四十五里以東萬餘頃一作故攻函地誠得水
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
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商顏是山名也○應劭曰徵在馮翊或
是縣名也○小顏云即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正義曰
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
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瑣曰頽下東至山嶺十餘
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正義曰括
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
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

自禹引時已用之
 漢與引其時賦
 不盡出東南故
 決塞子通北復
 必塞之令賦多
 也今者財北宮
 出江之奉百官
 郊廟之給與夫
 邊防庶建資予
 之出皆倚是會
 通之漕先至河
 龐家屯而無所
 北徙運道新河
 出故陽穿新舊
 自南陽入城
 百四里五
 河至境山復出
 里而運道更
 江南粟百萬如
 得從漕北徒故
 記漢時利徒如
 巡先歸來子禪
 祭是帝封川禪

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
 饑。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
 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
 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
 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正義曰。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按縣。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
 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柴。少而下淇園
 去聲。從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
 之竹。以為榑。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
 密謂之榑。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音建。○
 索隱曰。榑音共。免反。榑者。樹於水中。稍下竹及土石者也。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
 兮將奈何。皓皓肝肝兮閻殫為河。殫。音。閻。謂州閻也。

王世貞曰。漢武
 誅句奴。平瀛海
 越遠。固不愛
 通侯之賞。而
 重罪。其罰者
 抵罪。其罰者
 不以其罪。而
 恥祭秩。乃仁
 臨祭秩。乃仁
 負祭秩。乃仁
 成於治。乃仁
 見於治。乃仁
 不於治。乃仁
 禪而治。乃仁
 知禪而治。乃仁
 冰知禪而治。乃仁

是也。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平。駟按。如淳
 曰。恐水漸山。使平也。韋昭曰。豎山。以填河也。吾山平兮
 鉅野溢。鉅野。澤也。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
 猶追也。冬日行天邊。若與水相連矣。駟按。漢書音
 義曰。鉅野。澤也。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
 兮離常流。徐廣曰。延一作正。駟按。音灼曰。河道皆地。填
 故使其道皆蛟龍。駟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
 離常流也。蛟龍。駟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
 善消除。神祐滂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
 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醫桑浮兮淮
 泗滿。張晏曰。醫桑地名也。○如久不反兮水維緩。一
 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遼兮浚流難。舉長芟
 兮沈美玉。長竿樹之用。著石間。以塞決河。環曰。竹葦。組
 謂之芟也。所以引致土石者也。○索隱曰。音。河伯許兮
 音已免反。芟一作芟。音。麻。鄒氏又音。繞也。



黃震曰河決瓠
子而南其利
之進說其君不
復事塞者二十
年其後天子親
臨軍臣從官自
將軍以下皆負
薪寘之而水復
禹迹無與君近
臣之誤君與君
成敗之相與事
裁如此豈獨水利

薪不屬如淳曰旱燒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
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權石菑
禁故言當韋昭曰捷 宜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
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宜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
應前禹抑洪水 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
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
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輒如淳曰地理志
○索隱曰按溝洫志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 引堵水廣
六輔渠小顏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 諸川一作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
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
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宜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

徙皆害也澆
田澆田通澆
皆利也故太
史公贊之曰
甚哉水之為
利害也斯言
括盡一書矣

稽太滢徐廣曰一作濕 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
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
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
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
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
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索隱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山濬川愛
消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創龍骨斯穿填闕攸壘黎蒸有
年宣房在詠
梁楚獲全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

平準書第八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索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餼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準賦以相準輸

楊慎曰此篇敘事錯綜全在繳結呼喚結前生後為之血脈初用焉字猶為疑辭後多用矣字遂為決辭其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則為諸結語之綱要而後太史公曰物盛則衰等語蓋所以提挈此意于終而通繳之也

董份曰平準書大抵先叙秦之餘弊漢興而民貧法度未備竊究得施至高祖以後痛抑未利高后雖少弛其禁而猶不得仕官抑之嚴如此中又序鑄錢所繇然自今上即位而民富國裕先義而重犯法之微指藉文景之餘業也及其後開四夷之隙廣漕漕之亦藉文景之餘業也及其後開四夷之隙廣漕漕之路博與封禪巡遊之費實相去遠矣生事既多而國用復竭則與利之時必繁既銳利則吏道必不煩刑以逞擇而買人進用矣欲與利而惡阻事則必煩刑以逞

唐順之日此文
極其變化準書
楊慎曰平準書
譏橫歛之臣也
貨殖傳談好貨
之君也太史公
有趙訪知之懿
按自武帝有
征利之慾今

矣、故備述下鑄金錢算商告緡諸政見鑄錢之政、雖前
所、有、而、其、弊、特、極、子、此、又、備、述、輸、粟、入、羊、爲、郎、諸、事、
見、下、篇、而、雖、前、所、有、而、其、弊、亦、至、此、爲、盛、又、備、述、法、令、
嚴、酷、與、前、網、疏、者、不、同、以、深、歎、武帝、漢、業、之、衰、也、此、
其、書、雖、上、下、數、千、言、博、極、宏、辨、然、其、要、領、不、過、若、此、至、
過、後、又、言、益、濫、餘、穀、太、倉、甘、泉、皆、滿、似、若、富、饒、然、不、
結、以、下、嚴、刑、法、而、籠、利、非、富、國、之、本、也、故、又、
茅、坤、曰、平、準、一、書、太、史、公、只、叙、武、帝、與、利、而、其、精、神、
融、會、處、與、真、利、相、爲、參、伍、相、與、武、帝、與、利、而、其、精、神、
紀、俱、與、真、利、相、爲、參、伍、相、與、武、帝、與、利、而、其、精、神、
曲、盡、篇、首、自、軍、旅、糧、餉、起、論、正、此、義、也、而、結、按、以、誅、
弘、羊、一、天、乃、雨、終、
之、其、意、尤、可、見、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
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馬、其、色、宜、齊、同、。今、
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漢、書、。而、將、相、或、乘、
作、醇、醜、。醇、與、純、同、。純、一、色、也、。或、作、驂、。非、也、。而、將、相、或、乘、
牛、車、。齊、民、無、藏、蓋、。民、若、今、言、平、民、矣、。香、灼、曰、。中、國、被、
教、之、民、也、。蘇、林、曰、。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
無、物、可、蓋、藏、也、。

日禁鹽鐵明
意置平準留
利而不自知其
子長欲平其
失故往平其
一言私往利
之意由羊長
意深矣

錢、漢書食貨志曰、鑄錢、錢、○索隱曰、顧氏按、古今註云、
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錢、重、三、銖、。錢、譜、云、文、
與、漢、一、黃金、一、斤、。斤、直、萬、錢、。非、也、。又、臣、瓚、下、註、云、秦、以、
斤、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是、其、義、也、。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
蓄、積、餘、業、。以、稽、市、物、。踊、騰、。如、淳、曰、。晉、書、。考、
校、市、物、。價、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索、隱、曰、。
之、也、。物、賤、。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羅、字、作、。羅、。○、索、隱、曰、。
李、奇、云、。晉、灼、謂、。章、昭、云、。晉、留、待、也、。晉、字、當、如、。李、章、。二、釋、。晉、灼、
及、馬、融、訓、。晉、灼、謂、。章、昭、云、。晉、留、待、也、。晉、字、當、如、。李、章、。二、釋、。晉、灼、
昂、者、。乍、賤、。乍、賤、。也、。今、按、漢、書、。羅、字、作、。羅、。者、。謂、物、。賤、。而、價、起、
有、如、。物、。騰、。躍、。而、起、。也、。然、。羅、者、。出、賣、。之、名、。故、食、貨、。記、。云、。大、熟、。則、
上、糶、。三、也、。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以、。一、銖、。秦、
舍、一、是、也、。爲、一、金、。漢、以、。二、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
一、斤、。爲、。一、。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
乘、車、。重、租、。稅、。以、。困、。屏、。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
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
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

律高事黃
而祖而份
後重而貧
乃商若漢
以買此與
之然多

甚失也

董份曰湯沐奉
養不領于天下
寡事而富饒以
爲後廣濶與利
之應曰漢初更
令鑄錢未因禁
也至孝文因鑄
令民縱得自鑄
錢故吳鄧氏錢
布天下此結前
意亦甚盛也而
起後之官月鑄
而嚴其禁以
犯者衆而用
史亦甚衰也

井正義曰占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租稅之入
自天子以至子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
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索隱曰按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邑爲私奉養故不領
入天子之常稅也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
爲一年之費也索隱曰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漕
數十萬石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
給中都官者即今太倉以稽官儲者是也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如淳
榆莢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
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索隱曰按卽山鑄錢言就出銅之山鑄
錢故下文云卽名山也富將天子徐廣曰時者際時
是也一解卽山名也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
而微減也或曰時等也也以其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
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

楊慎曰孝景承
文帝而賣爵除
罪故用此苑因
得以益事而宮
結景帝此句以
室與馬益增修
矣此句宮室之
生武此句宮室
意也此句宮室
帝其富溢以爲
言其富溢以爲
起岸曰漢興之
初齊民無藏蓋
米至石萬錢至
武至石萬錢至
家足府庫太倉
克積至極陳腐
蓄積至極陳腐
不具初天將
相或乘牛車至
是相乘牛車至
成是相乘牛車

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
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索隱曰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入粟邊六
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孝景時上郡以
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爲差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
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索隱曰
增益苑圍造苑而養馬以而官室列觀興馬益增修
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也而官室列觀興馬益增修
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
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
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曰
萬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
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僮而不得衆會漢

口口口口口

法而行義皆所
謂盛也然民
室公強武斷
修盛之除已
極之端矣若
王言富自若
甚言帝自是
而武可嘆也
虛可嘆也

王維慎曰此
四節言外事
而足之民費
而足之民費
而足之民費
而足之民費
而足之民費
而足之民費
而足之民費
而足之民費

茅坤曰孝武承
文景之後利之
殆盡故與利之
謀凡十數變而
太史公寫極
工順之曰國費
唐順之曰國費
無甚于百姓巧
法則財賄重耗
法則財賄重耗
法則財賄重耗
法則財賄重耗
法則財賄重耗
法則財賄重耗
法則財賄重耗
法則財賄重耗

音義曰皆乘父馬有北馬問其
問則相踞鬻故斥不得出會同
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
以爲姓號如淳曰倉氏庚氏是也
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糾恥辱焉
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
斷於鄉曲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
士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
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
買臣等招來東甌正義曰烏侯反今
日南越及閩越南越今廣州
南海也閩越今建州建安也江
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
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
減朝鮮置滄

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始開
其道而滅之朝鮮番名也則燕齊之間靡
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
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
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
索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反鄒氏又音五亂反接抗
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詆之法也財賂衰
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
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典利之臣自此
始也章昭曰柔弘
羊孔僅之屬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
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正義曰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夏州
靈夏三州
地取在元朔二年也築朔方正義曰今夏州也括地志云夏州
秦上郡漢分朔方郡魏不改隋
州也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
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漢書音義曰散幣
鍾六石四斗

而斷之也
按書中連日
數萬人六十萬
餘人又連日賜
黃金二十萬餘
萬斤五十萬餘
以百餘計以勝
億計不計以勝
數之類皆以勝
著其勞也
財之實也

於邛樊以集之索隱曰應劭云臨邛屬犍爲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本更作更吏發兵誅之索隱曰謂發軍與以誅之也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車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價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與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入物補官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第三變其後四年徐廣曰元朔五年也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

按書中書仰
給縣官者五
仰給大農者
四形容武帝
所以厚歛之
故
教一作間
按留躡疑有
闕文

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韋昭曰陳久也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曰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躡無所食索隱曰躡音逝謂躡也韋昭音今躡積穀則與深同按謂富人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續曰茂陵中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瓦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

史記卷三十一
平準書
五

楊慎曰官職耗
廢其與居官者
長子孫號何若
以爲盛而衰也
亦以物上承舉
又夷下以起更
道益不遜而
多買孫弘語而
羣下張湯用峻

顧氏按或解云初一級合十七萬自此已上諸買武功爵
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三十七萬也
官首者試補吏先除索隱曰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
稍高故得試爲吏先除用也
千夫如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功第十一等爵第七五大
夫爲吏殆謂此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
卿徐廣曰爵名也嗣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
十八爵爲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
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爲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也○索隱曰
此言武功置爵惟得至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
記其爵次耳今註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爲樂卿十九至二十
爲樂公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蓋亦臆說耳非也大顏亦
以爲武力進用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
夫選陳國通小者郎吏吏道襍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
孫弘亦爲用格吏原本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
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不
舉劾爲故縱
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
法使不行也誹謂非

文接上文官職
耗之於生是
見此亦爲用
句直指夏商
吏而顏異誅
出而張湯等
本不之筆亦
畢此意而斷
也此獄之亦
治獄之慘亦
賈平準書此
入公得透太
史公見得微
處公孫弘上
論孫弘承利
二行該盡武
所行事武帝

上所行若顏異反爵之比也○索隱曰格音開沮音才緒反
誹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
治之獄用矣元符元年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
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
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
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
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
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
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
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
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
名也屬東郡
衛公國河費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
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參看伸縮法各
森然曰三言作
楊慎曰三人而
者數萬人以
各歷就費亦各
功未就費亦各
巨萬十數總之
辭煩不殺森然
有法

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
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
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莽功
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功
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
調芻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
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
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
郡國倉廩徐廣曰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
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
及克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
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口

唐順之曰此則
茅坤曰此則
論正見國富
耗費本經末重
暗應前高帝逐
末一應前高帝逐
謂君受封古者
之謂公侯也
主列侯也
財皆其朝夕所
須皆取於富
面大取於富
商曰邑買後方
以富曰邑買後方
而富曰邑買後方
佐國富曰邑買後方
更錢造幣以急
用而推幣以急
并之徒上淫兼
意相承而後文

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
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
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躡財役貧也漢書音義曰躡
居積停滯塵久也子貢發財是也轉輟百數李奇
也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射利也○索隱曰居
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劉氏云
廢出賣也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故徐氏云
有所蓄封君皆低首仰給晉灼曰低音抵距○服虔
是也○服虔說也而劉伯莊以為天子非也治鑄
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治鑄養鹽財或
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
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並兼之
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
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

以推之也

李廷機曰按
十泰為案案十
按錄本作錄
香裕作錄非

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如淳曰磨錢取鎔故也。瓚曰鑄物益少而貴。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索隱曰丹陽銅也。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韋昭曰文為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曰冶器法謂之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徐廣曰藻一作紫字。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以為天用。莫如龍。莫如龍是也。地用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人用莫如馬是也。

老疑當作差
註同

王章曰禁愈嚴
而所由與而
吏之所由與而
咸慎曰三浮所
以摧等并浮所
而奪其利曰毫
人言利與分毫
矣前此與利起
臣自應與利起
籠鹽鐵算緡錢
平準之事緡錢

如龜。索隱曰禮云諸侯以龜為寶是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曰顧氏按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懸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饌二字。一曰重老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兩老為三品。此重小者。謂半兩為重。故老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三曰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三曰復小。楛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楛音湯。果反。耐雅方皆隱起龜甲文。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按風俗農丞領鹽鐵事。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

史記卷三十

平準書

七

茅坤曰太史公
真以酷利二事
相成故此錯綜
之妙如此若意

王見封明池詳
擊韋曰凡叙山
賜士死虜級一
律相應費俱一

柯維祺曰按馬
氏廷鸞云孔僅
咸陽所著其利
屬小改屬大農
微其利盡此聚
則其私也說以
益飲之臣飾說

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
羊。雒陽買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
利事析秋毫矣。索隱曰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今言
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纖悉能分析其秋
也。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
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
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韋昭
曰欲
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索隱曰謂故吏先免
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韋昭說非也作昆明
池。索隱曰按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
戰。荀悅云昆明子居滇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其
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符廣曰元得首虜
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
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
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

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
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
屬少府。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以
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
與牢盆。益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益者煮鹽之
盆。小顏云。蘇說。是樂產。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
貨。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或曰管。因。索隱曰。包悅
奇音。竊謂候也。非農工之儔。故言奇也。擅音善
以致富羨。役利細民。索隱曰。漢。與。術。字。同。義。反。其。沮。事
之。議。不。可。聽。大。農。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
不。可。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史。記。音。義。
許。也。鈇。反。韋。昭。曰。鈇。以。鐵。為。之。若。左。趾。以。代。刑。也。○。索。隱。曰。三。蒼。
云。鈇。踏。脚。鉗。也。字。林。音。大。計。反。張。裴。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
着。足。下。重。六。斤。以。代。刑。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
至。魏。武。改。以。滅。代。鈇。也。

史記卷三十一 平準書

王維樹曰前既
言納粟補爵而
選功越等而吏
軍雜此言舉行
道難用鹽鐵家
鹽者爲吏鐵道
富雜不以却與
買之抑商反不
前爲更相商買
得此而變多積
以幣之變商積
上逐利之變商
及文鑄錢承
意下句起推錢
舟車之算非其
意

置小鐵官鄧辰曰、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
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
富者爲吏。吏道益祿不選而多買人矣。商賈以
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苗
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
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
畝。李奇曰。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
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李斐
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詩云。維伊緡如淳
曰。胡公名錢爲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
○索隱曰。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輶。小車也。傳子言。漢代賤
乘輶。今則貴之。言算輶車者。有輶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緡
音諸。賈人未作貨貸。買居邑。緡諸物。索隱曰。磬
廢。即上文所謂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

楊慎曰。以富商
不而佐縣官之
急而酷抑之。故
思下式之祿分
財助邊而祿之
也。式雖非其臣

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
少。爲文簿送之官也。若不盡皆沒入於官。占音之。贖
反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贖曰。此緡錢爲見儲緡錢也。
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
亦多。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
所作而賣之。率緡錢四
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
得與吏比者。官
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
令邊郡選富者爲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
二算如淳曰。商賈有輶車。
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
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索隱曰。悉。盡也。
財不周。悉盡者。
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半。卑之。賈人有市
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索隱曰。謂買人
有市籍。不許
以名占田也。敢犯令。沒入田索隱曰。若買人更
以名占田也。僮索隱曰。若買人更
以名占田也。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
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

即其厚第一節
則今之身萬尊
爵家累如陌路
視膏肉于牧豎
其有愧于牧豎
多矣
一茅坤曰入卜
上取見當承
挽處故勢不
畫如君曰提
輸財助邊以
的當助君處
式陳文燭曰
者財財助邊
之財財助邊
也非財助邊
也非財助邊
辭與之官而
其皆非其情
封則受十戶
九卿之命則
之九卿之命則

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官。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

心于茲見矣式
非後也非勇於
于後也非勇於
前而怯于後也
吾直也非勇於
取價于後也非
千財之失也非
失而財之失也
封乃真也非
以願死也非
後以願死也非
是以願死也非
生以願死也非
心以願死也非
智以願死也非
式以願死也非
可亦何術以知
青獲術以知
張獲術以知
豫獲術以知
曰將欲取之必
固將欲取之必
特將欲取之必
而始將欲取之
不耳公孫弘不
之近入情不軌

語丞相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高命見爾朱榮
榮命見爾朱榮
不命見爾朱榮
榮命見爾朱榮
猶是曰御惡人
言與余謂奇式
皆與高歡之馬
所奇之士每態
式亦動見利
等心者遂與
楊例言承上
僅私稍亦及
以通貨物均顯
後以起平準之
事以與利官自
耗商利縣官可
因與利縣官可
爲商賈矣可慨

牧羊。韋昭曰、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收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綏氏令。試之。綏氏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鼎三年。爲大農丞。筭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官表大司農。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官有均輸。令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

又曰此一段
輒和成曲盡
變化無慮皆
楊慎曰無慮
鑄錢一句却
應前鑄錢之
禁生焉由下
用酷吏之由
茅坤曰由士
行郡國由犯
金與故入平
書與前治獄
慘與同義縱
楊慎曰義縱
用直刻爲九
而始出矣又
屬多詭譎取
之卿誼取容

無慮皆鑄金錢矣。索隱曰。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略。事從慮也。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曹職案行。擊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符四年。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者。

大抵無慮三節
文曰最下式
令而事以起
言前事錢令
以商買之踏
不佐縣官之
而行也尊下
者以也佐縣
而尊之也而
姓終莫肯分
佐縣官是與
可矣此錢以
縱矣此錢以
文告主皆下
而除復告網
節亦曰張而
楊慎不張而
斷制不更之
罪

便處一異不應。微反。胥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
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以
此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
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
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索隱曰。謂多姦錢
多。輒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如淳曰。以
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索隱曰。鐘
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一當五。賦
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稍賤。
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而民不思。索隱
下。皆自湯。故人不思也。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
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

唐順之曰。此則
買貧而國富

上林三官鑄。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元鼎二年。初
令然。則上林三官。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
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
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曰。
商買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
緡田奴婢是也。○索隱曰。楊姓。可名。如淳云。告緡令。楊可所
言。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
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曰。反音。幡。反。謂
反使從。輕也。案劉德為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反。是也。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索隱曰。如淳云。曹
出為。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
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

楊慎曰：上句結，上生行鹽鐵事，下句生行水衡事。林苑官室及置，池苑官田等事，農官沒田等事，茅坤曰：欲叙其與利必於其耗費，不經處種耗着冷眼。

王繼祖曰：既富無生，侈弘羊等得。

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關法置。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謂泉布也。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韋昭曰：戰。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修之。將與南越、呂嘉戰。逐故樓船。於是楊僕有將軍之號。又下云：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館。豫章地名。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應前篇列觀與馬修。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索隱曰：謂比者所沒入之田也。其沒入奴婢分

楊慎曰：郎選衰，亦物盛而衰也。亦應吏道雜之意。

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淳如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索隱曰：樂產云：度猶運也。及官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所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有祿秩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察獨以為所忠非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索隱曰：晉灼云：中國被教齊整之人。第十六變。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索隱曰：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鬪雞勝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鬪雞走馬者用之。因鬪雞木。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

李東陽曰：此皆諸臣聚斂所

致武帝贖貨之心於此可見

之處一作留

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種稻草與稻並生火耕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漢書曰隴度也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也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無亭徼又不徼徼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得畜牧設亭徼故民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克初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者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

平屠隆曰前言禪書以爲下文情總結語文甚有

按此即昆明池所習樓船卒

按斥塞謂廣邊也

屠隆曰通篇仰給語以見民

蕃息與當出續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爲馬種令三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一也贊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徼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也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築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贖赦天下一本西作囚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一本居作氏音連韋昭曰金城縣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如淳曰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

中行卷二十一 平準

十五

楊慎曰承上式願文
南越反下式願文
父以死之既侯
下莫應則列侯
而耐金失可哀
坐耐人亦可哀
也百餘人亦可哀
按式願輸財
于邊而富平
莫應於令
有願父子死
式願諸侯死
邊而諸侯死
應於諸侯死
金之罰然則
帝之必非無
度未之必非無
逢君之惡啓

珍魚曰耐者
正月三日釀
酒也厚釀金
也宗廟中出
會祭廟中出
金助祭謂之
金不祭謂之
揚慎曰下式
鹽鐵器船等
秩而私輸平
事爲均輸平
盡籠天下無
物使商賈所
牟大利而封
大費皆取足
農矣皆取足

武庫工官兵器以贈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
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
更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
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
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窮
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
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
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
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
耐。少府省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重也。或曰。至
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王子
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耐。飲耐。受金
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索隱曰。劉氏云。官列

侯多。以百而數。故坐耐。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徐廣
金失侯者一百六人也。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徐廣
年六。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
器苦惡。民患苦其不好。買貴。惡故買貴也。苦又音古。
言器苦。不。凡病之器。云苦。或彊令民賣買之。
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
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
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徐廣曰。南越爲九郡。
年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
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揭。沈。犂。汶。山。郡。及地理志
西南。夷。傳。凡十七也。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
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陽。漢中。已往之郡。
各以其地。比。近。給。初。郡。也。初。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
郡。即。西南。初。置。之。郡。也。初。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
具。索隱曰。奉音扶。而初郡時。小反。殺吏。漢發

準之置則海內
蕭然戶口減半
陰奪于民之禍
于是為極選俗
著始終相因名
書而終之曰準
弘羊天乃雨鳴
叶旨哉歛以至
茅坤曰歛以平
準極矣故以此
終見其通乎天
心如其惡也以
致慎曰平準書
楊慎曰平準書
先敘漢自占以
語乃微寓詞于
宗而敘事之變
武帝敘事之變

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索隱曰：市肆，行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分之布，食貨志有契刀，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長二寸五分，首長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實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具。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時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

揚慎曰：此數語
一而篇命意之要
語又為此數語
之要

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微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而有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曰：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也。白，銀也。赤，銅也。見食貨志。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布，刀名。淳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孟康曰：一十兩為鎰。為上幣。銅錢識曰半

茅坤曰：不及本
朝而以秦為言
若此其旨深矣

楊慎曰如以富
者不佐縣官而
故告用酷吏奸
法勢相激使然
也既曰無異皆
曰曷足怪焉不
平之謂見于言
外可謂曲而有
直體矣

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
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
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
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
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
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董份曰此傳自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以後所言漢武
之失者一征伐一巡遊轉運一興利一害爵拜官而
廢選一嚴刑酷誅大端不過五者然惟文字錯綜故
若不難易辨耳如招來東甌事兩越廣巴蜀置滄海詐
馬邑築朔方通西南夷大將軍驃騎又太出擊胡驃騎亦再
出受二渾邪降其後大將軍驃騎又太出擊胡驃騎亦再
羌置初郡誅諸所禁治算緡告緡水衡上林大農之
金五銖鹽鐵諸所禁治算緡告緡水衡上林大農之

所盜鑄殺者不可勝計張湯等用事直指始出顏異
誅與腹誅之法獄少吏道此皆嚴刑也如入物補官
入羊為郎置武功爵吏道此皆嚴刑也如入物補官
咸陽孔僅皆起自賈人子下式亦以爵拜官也文皆參
不選而多賈人郎選衰矣此皆嚴刑也如入物補官
錯不直而就一事言者蓋漢武虛耗起於征伐四夷關
地喜功而游巡次之宮室又次之天下復多事則
其勢不得不慮廣利則不得不用任事之臣上與利
利與下爭則民必多犯而不得不用任事之臣上與利
命此皆相因而有者也必參伍其文而後義始明顯
柯維騏曰愚按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上
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仲李富之術下及結東
秦虛耗之弊次及漢原由其贊不叙漢事似此書東
漢與接秦之弊次及漢原由其贊不叙漢事似此書東
漢書食貨志頗探此文條理甚明乃知成俗本非太史
公舊也所叙武帝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其書故
其文止于烹弘羊天乃雨後之人遂截首
一段移下為書末之贊不恤其後之人遂截首
黃震曰平準者桑弘羊籠天下貨官自為商買賣
於京師之名也蓋漢更文景恭儉至武帝初公私之
富極矣自開西南夷滅朝鮮至置郡自設謀馬邑
挑匈奴至大將軍驃騎將軍連年出塞大農耗竭猶

史記卷三十一 平準書 十八

史記卷三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六十五

廉頗藺相如列傳

趙奢者藺相如之舍人也
相如者藺相如之舍人也
相如者藺相如之舍人也
相如者藺相如之舍人也
相如者藺相如之舍人也
相如者藺相如之舍人也
相如者藺相如之舍人也
相如者藺相如之舍人也
相如者藺相如之舍人也
相如者藺相如之舍人也

可也
本
六

